

语料库驱动的汉译本风格多维对比分析 ——以 *The Moon and Sixpence* 2 个汉译本为例^①

李笔豪



【摘要】 本研究运用语料库驱动的多维分析模式,对比探究 *The Moon and Sixpence* 傅惟慈译本和徐淳刚译本的风格异同。研究发现,两译本在“诗化/非诗化”“高可读性/低可读性”“弱源语透射/强源语透射”3 个风格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而在“规范化”维度上则呈现趋同性。各维度的区别性或趋同性特征具体表现为:维度 1 的人称代词与句段长等、维度 2 的结构助词“的”与介词等、维度 3 的量词与数词、维度 4 的“被”字句与致使性句式。两译本之“异”与译者身份和社会文化语境直接关联,两译本之“同”与操作规范密切相关。研究表明,多维分析模式可有效应用于汉译本风格对比研究。

【关键词】 汉译本风格;多维分析;《月亮与六便士》;语料库驱动

1. 引言

翻译行为使译本风格具备双重特性:既承续原文风格,又蕴含译者赋予的风格。风格继而成为翻译学界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语料库方法通过定量途径能够有效识别、分析译本风格,已成为相关领域的常用研究路径。诸多学者基于语料库,从各类语言特征切入探寻译本中潜藏的局部风格,研究虽深入透彻,但仍难以触及并把握译本的整体风格。(黄立波,2018:80—81)在此背景下,Biber(1988)的多维分析模式(multi-dimensional/multi-feature analysis)为研究者提供了崭新的方法论视角——在语料库驱动下,对同一原文的若干译本中几十乃至上百个语言特征进行聚类降维,从而使译本的整体风格在对比中得以有效甄别。不过,当前基

^① 本文系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 2023 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基于语料库的西方翻译理论话语译介与传播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于该模式考察译本风格的研究虽有进展,却存在 2 个方面的局限:一是研究对象仍囿于英译本,二是研究方法仍局限于 Biber 提出的 67 个语言特征和七大维度。汉译本风格研究和语料库驱动的多维分析风格研究均存在明显阙如。

故此,本研究选取 *The Moon and Sixpence*(以下简称 *Moon*)的傅惟慈译本和徐淳刚译本为案例,进行语料库驱动的多维风格对比分析。*Moon* 是被誉为“伟大故事讲述者”的英国作家毛姆创作的经典小说(Hastings, 2012: 452),该小说叙事风格独树一帜,是“20 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Liebman, 1995: 341)。目前,*Moon* 汉译本风格的定量研究较为鲜见(李笔豪等, 2022: 110),译者如何将 *Moon* 的风格转化为汉语表达,值得从多维分析视角予以深度剖析。

2. 多维分析模式下的译本风格研究

多维分析模式是语料库语言学领域的经典研究范式,其设立初衷是探索口语与书面语两大语域的主要差异。Biber 通过语料库驱动的研究路径,运用多元统计方法因子分析,对 67 个语言特征的标准化频率进行降维,使具有关联性的语言特征共现于同一维度,最终得到区分口语与书面语的七大维度。此模式已成为翻译研究的有效实证方法之一,诸多翻译学学者将其应用于各类研究,研究焦点包括语域分析(Zou et al., 2021)、语域演变(庞双子, 2020)、翻译共性特征识别(胡显耀, 2010)、译本风格对比分析(赵朝永, 2020a)等。其中,译本风格是多维分析研究近年才聚焦的话题。由于语域特征是译本的重要属性之一,且源于同一原文的不同译本间必然存在语域差异,因此,数个语言特征综合呈现的译本间语域差异便成为译本风格差异的表现形式之一。多维分析作为有效识别译本间语域差异的方法,自然可有效应用于译本风格对比考察。它能够充分发挥因子分析作为多元统计方法的优势,将众多衡量风格的语言指标纳入综合考量,打破以往研究仅聚焦单一语言特征、片面描写译本风格的桎梏,推动译本风格研究从局部探微转向整体考察,从源语导向的风格探察转向目标语导向的风格对比。当前,多维分析模式下的译本风格研究可谓势头迅猛、潜力巨大。赵朝永(2020b)用其对比考察《金瓶梅》的 2 个英译本,证实二者在 5 个维度上均有显著差异。Chou & Liu(2024)对比《红楼梦》的 2 个英译本,结果显示杨宪益夫妇的合译本具有更强的叙事性、情境独立性和信息性,霍克斯译本则在情境依赖性、对话性和交互性上更突出。这些研究证明,多维分析在译本风格描写方面前景可观,但现有研究存在明显局限:研究对象均为英译本,研究工具均使用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Tagger,研究基础均囿于 Biber 提出的语言特征及维度。故此,将研究对象转向汉译本、把基于语料库的研究逻辑转变为语料库驱动的研究思维,成为此类研究的新动向与突破口。张继东、杜若凡(2022)便开辟了先例,通过探寻 *India: A Wounded Civilization* 的 2 个汉

译本并识别出“句法显化”“行为结构”“信息承载”3个差异性风格维度,证明语料库驱动的汉译本风格多维分析大有可为。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语料

本研究基于自建语料库,通过书本扫描、清洗降噪等步骤,获得了傅惟慈译本和徐淳刚译本的语料库:傅译总字数达145387字,徐译达121553字。通过ICTCLAS分词工具处理并经人工严格校对后,统计显示前者共含85600个形符,后者共含68237个形符。根据*Moon*的自然章节将两译本各切分为58个文本,共计116个文本。两译本可比性强,原因有四。(1)两译本是译自同一原作的不同全译本,译者母语均为译入语汉语且均为男性译者。(2)译者身份有异:傅惟慈为已故资深翻译家,徐淳刚有双重身份,既是诗人又是翻译家。(3)出版时代不同:傅译出版于1981年,徐译出版于2017年,时代跨度达36年,社会文化因素存在差异。(4)两译本皆为*Moon*的代表性译作:傅译从首次出版至今已被奉为经典,不断再版,而徐译在出版当年曾占据“豆瓣阅读”排行榜首,深受读者喜爱。

3.2 研究工具和方法

本研究首先挑选用于多维分析的语言特征,使用WordSmith、AntConc等软件统计116个文本中这些特征的出现频次或相关数值,其中频次数据采用每千词标准化处理。随后,使用SPSS对这些特征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参考KMO检验值、Bartlett球形度检验的差异显著性数值、累积方差贡献率和成分矩阵,逐一剔除无法有效区分两译本风格维度的特征,最终确立用于研究的语言特征。经过因子分析降维后,即得到两译本风格异同的主要维度。研究计算出每一维度的标准化分数,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进行显著性检验,考察两译本风格在各维度的异同。同时,对每一风格维度下共现的语言特征进行显著性检验(频次型数据进行卡方检验,数值型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深入探究导致两译本风格异同的具体语言特征。

3.3 研究问题

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3个问题:

- (1)傅译与徐译的风格可从哪几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
- (2)傅译与徐译在不同风格维度上具体体现出哪些风格异同?
- (3)导致两译本风格异同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4. 两译本风格的多维对比分析

4.1 整体维度划分

本研究首先选取了 39 个特征进行试测,包括 29 个词汇特征和 10 个句法特征^①。其中 28 个特征借鉴自胡显耀(2010)的研究,因为他筛选的特征聚焦翻译文体特征,适用于译本风格研究。其余 11 个特征由笔者依据以往译本研究成果筛选确定。依据试测结果,最终明确两译本的风格异同可通过 18 个语言特征体现(见表 1)。对这些特征的标准化频次(平均词长、平均句长、平均句段长、平均段长不作标准化处理)进行因子分析后,结果显示: $KMO=0.760$, $p<0.01$,说明研究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将标准设定为特征值 >1 ,最终得到累计方差贡献率为 77.14% 的 4 个维度,说明此 4 个维度可解释绝大部分语料的特征。剔除各维度下载荷量绝对值 <0.45 的语言特征,得到每一维度能解释的语言特征及相对应的解释度。4 个维度下的语言特征解释度有正值也有负值,表示这些特征与所属维度既存在正相关也存在负相关。据成分矩阵结果判断,旋转后的结果可作为主要数据进一步分析。最后,将每一维度下各语言特征的标准分相加或相减,计算出每一维度的维度分(见图 1)。

表 1 四维度可解释的语言特征和对应解释度

序号	语言特征	解释度			
		维度 1	维度 2	维度 3	维度 4
1	虚词	0.946			
2	代词	0.934			
3	人称代词	0.907			
4	标点符号	0.742	-0.484		
5	平均句段长	-0.715		-0.600	
6	平均句长	-0.684	0.548		
7	高频词前十位	0.543	-0.469	-0.460	

① 词汇特征包括: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虚词、词汇密度、高频词前十位、一次性词、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程度副词、数词、量词、代词、指示代词、人称代词、助词、介词、连词、叹词、语气词、拟声词、结构助词“的”、结构助词“地”、结构助词“得”、动态助词“着”、动态助词“了”、动态助词“过”、四字成语。句法特征包括:平均句长、平均句段长、平均段长、标点符号、“把”字句、“被”字句、“使”字句、“让”字句、“令”字句、“叫”字句。

续表

序号	语言特征	解释度			
		维度 1	维度 2	维度 3	维度 4
8	结构助词“的”		0.888		
9	平均词长		0.810		
10	四字成语		0.736		
11	平均段长		0.705		
12	介词		0.562		-0.487
13	量词			0.891	
14	数词			0.878	
15	实词		0.503	0.710	
16	“让”字句				0.745
17	“被”字句				0.578
18	“把”字句				-0.4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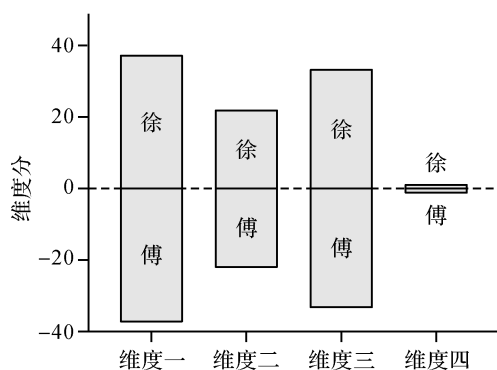


图 1 四维度的维度分值

根据图 1,傅译和徐译在维度 1 上的差异最大,维度 3 和维度 2 次之,维度 4 差异最小。独立样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两译本在维度 1(t 值 = -9.037)、维度 2(t 值 = -4.421)、维度 3(t 值 = -7.580)上均存在显著差异($p < 0.01$),但在维度 4 上无显著差异(t 值 = -0.235, $p > 0.05$)。根据表 1 中共现于 4 个维度下的语言特征,剖析出每一维度所代表的具体风格异同分别聚焦“诗化/逆诗化”“高可读性/低可读性”“弱源语透射/强源语透射”“规范化”。

维度 1 代表“诗化/逆诗化”,原因如下。该维度解释的特征呈正相关的有虚词、代词、人称代词、标点符号和高频词前十位,呈负相关的有平均句段长和平均句长。其中,代词隶属于虚词,人称代词又隶属于代词,这三者在维度 1 中的解释度最高。这说明,人称代词在此维度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而人称代词是中国现代诗歌的重要标志之一,主要用以显化、突显主体。(王泽龙 等,2016:80)两译本的高频

词前十位皆为虚词,故而与虚词、代词和人称代词共现。此外,频繁使用标点符号会直接致使平均句段长缩短,进而使平均句长缩短。这三者的解释度次于虚词、代词与人称代词,亦与中国现代诗歌的句法特征不谋而合,因为现代诗歌重短句驱动且多通过标点符号把控节奏。(高周权,2021:100)

维度 2 反映“高可读性/低可读性”,原因有四。(1)平均词长、平均句长与平均段长作为测量可读性的指标共现于此维度。(胡显耀,2010:452)(2)四字成语的历史源远流长,是汉语独特的语言文化现象,时至今日仍被广泛使用,可作为可读性指标之一,在文本中的使用频率越高则文本可读性越高。(3)介词与结构助词“的”都为结构容量的评估指标。(秦洪武等,2017:74)由于“汉语对结构容量非常敏感”,“结构封闭”(秦洪武,2010:74),因此结构容量越大可读性越低,标点符号使用频率也随之降低。(4)实词是用于评估词汇密度的参数,实词使用越多,词汇密度越高,文本难度越大,继而导致可读性降低。(黄立波,2021:54—55)高频词前十位通常是虚词,其与实词共现,可视为两个互补特征。

维度 3 体现“弱源语透射/强源语透射”。源语透射效应(source language shining-through effect)指译文在翻译过程中会受源语影响而表现出一些以源语为导向的语言表达。(Teich,2003)命名原因在于解释度最高的 2 个特征为量词与数词。“一(数词)+量词”是典型的汉语欧化结构,虽然“并非汉语原有的传统”,但自五四运动以来受翻译影响,在书面语中愈发常见,通常发挥名词性标记作用。(贺阳,2008:100)例如,数量词“一个”受翻译影响,在原创汉语中的使用频率升高,推动了现代汉语发展。(赵秋荣,2014:100)翻译作为英汉间接触过程中的中枢角色,要将“一+量词”结构纳入现代汉语,首先需由译者将之从英语源语中透射至翻译汉语,再由翻译汉语透射至原创汉语。因此,量词与数词可视作源语透射的代表性特征,使用越多说明源语透射性越强。此外,量词与数词均为实词,故而与实词共现。高频词前十位为虚词,与实词互补。平均句段长出现于此维度,与数词和量词相关,因为“数量短语……名词”结构是汉语定语长度增长、容量扩增的典型表现之一。(秦洪武等,2017;赵秋荣等,2020)

维度 4 与前三者不同,展现的是两译本的相似点而非差异点。由于汉语独有的典型句式可代表“规范性和地道性”(胡显耀,2010:453),因而该维度反映“规范化”,以汉语典型句式“让”字句、“把”字句和“被”字句三者为主要特征。三者都是汉语特有的句法形式,英语中虽亦有致使句及被动句式,但与汉语的表征大相径庭。因此,将英语的致使/被动句式译入汉语时,必然要改变其表征,使之符合汉语语言规范,前述的三者即是具体体现。介词被归于此维度是因 ICTCLAS 将“把”与“被”标注为介词,本文不再分析。

下面分别从 4 个维度对比分析两译本风格。

4.2 单一维度风格异同分析

4.2.1 维度 1: 诗化/逆诗化

维度 1 语言特征差异检验情况如下(见表 2)。

表 2 维度 1 语言特征差异检验

		傅译		徐译		差异显著性检验	
序号	语言特征	频次	标准频次 (每万词/字)	频次	标准频次 (每万词/字)	卡方值	p 值
1	虚词	15994	1868.458	11984	1576.232	32.064	0.000
2	代词	13489	1575.818	11252	1648.959	14.996	0.000
3	人称代词	9963	1163.902	8655	1268.373	38.858	0.000
4	标点符号	14604	1004.491	16361	1345.997	752.613	0.000
5	高频词前十位	11819	1380.724	10570	1549.013	86.337	0.000
		傅译		徐译		差异显著性检验	
序号	语言特征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t 值	p 值
6	平均句段长	7.510	0.764	5.084	0.351	21.961	0.000
7	平均句长	16.875	4.360	13.775	3.381	4.279	0.000

独立样本 t 检验与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两译本在 7 个特征上差异显著。傅译的平均句段长与平均句长显著高于徐译,而徐译的代词、人称代词和标点符号使用频率高于傅译。这说明徐译呈现出诗化风格,标志是标点符号与人称代词的频繁使用。反之,傅译较少用标点符号,导致句段和句子变长,这与诗化风格相悖,可视作逆诗化风格。通过 WordSmith 的词表功能统计出两译本中出现频次超过 20 的人称代词,经卡方检验查验差异性后,识别出徐译诗化风格中对人称代词的具体操作情况(见表 3)。

表 3 两译本人称代词差异检验

		傅译		徐译		差异显著性检验	
人称代词	频次	标准频次 (每万词)	频次	标准频次 (每万词)	卡方值	p 值	
我	5558	649.299	2853	418.102	392.226	0.000	
他	2826	330.140	2610	382.490	30.373	0.000	
她	1198	139.953	1105	161.936	12.293	0.000	
你	1087	126.986	893	130.867	0.420	0.517	
他们	346	40.421	363	53.197	13.233	0.000	

续 表

人称代词	傅译		徐译		差异显著性检验	
	频次	标准频次 (每万词)	频次	标准频次 (每万词)	卡方值	p 值
自己	442	51.636	314	46.016	2.338	0.126
我们	249	29.089	233	34.146	2.949	0.086
它	96	11.215	81	11.870	0.091	0.763
别人	82	9.579	66	9.672	0.001	0.980
它们	22	2.570	42	6.155	10.888	0.001
她们	36	4.206	30	4.396	0.003	0.956
咱们	28	3.271	2	0.293	15.776	0.000

观察表 3 可知,傅译中“我”“自己”“咱们”3 个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频率高于徐译,其中仅“我”与徐译具有显著性差异。“我们”在傅译中的频率虽低于徐译,但差异并不显著。第三人称方面,徐译的“他”“她”“他们”“它”“别人”“它们”“她们”使用频率皆高于徐译,其中“他”“她”“他们”“它们”差异显著。两译本在第二人称“你”上虽无显著差异,但徐译频率仍高于傅译。综合而言,徐译通过强化第三人称、弱化第一人称构建自身的诗化叙事风格,打破了 *Moon* 原作的第三人称叙事风格特点。2 位译者在例①中都将原句译作 2 个整句,但风格迥然有异。徐淳刚将之分作 8 个句段,句段偏短,且 2 个句子都采用句段由短及长的处理方式,首轻尾重、对仗工整、节奏有序。对于人称代词“他”,徐淳刚也使之前后并列,在 2 个句子中皆放置于首部,诗化风格十分突出。傅惟慈有 6 个句段,句段偏长,较徐译多使用 15 个汉字,且在“他”的处理方面并无对仗,逆诗化风格明显。

例①

原句:But with his poor gift of expression he gave but indications of what he had gone through, and I had to fill up the gaps with my own imagination. It was tantalising to get no more than hints into a character that interested me so much. It was like making one's way through a mutilated manuscript.

傅译:但是由于他太无口才,对他自己这一段时间的经历讲得支离破碎,许多空白都需要我用我自己的想象去填补。对于这样一个我深感兴趣的人只能了解个大概,这真是一件吊人胃口的事,简直像读一部残缺不全的稿本。

徐译:但是,他的口才太差,这些年的经历他讲得含糊不清,所以许多地方我只能凭自己的想象来填补。对于他的生活,我很感兴趣,却只能了解个大概,这简直就像读一部残缺不全的手稿。

4.2.2 维度2:高可读性/低可读性

维度2语言特征差异检验情况如下(见表4)。

表4 维度2语言特征差异检验

		傅译		徐译		差异显著性检验	
序号	语言特征	频次	标准频次 (每万词/字)	频次	标准频次 (每万词/字)	卡方值	p 值
1	结构助词“的”	5557	649.182	3749	549.409	66.331	0.000
2	四字成语	596	69.626	772	113.135	81.061	0.000
3	介词	4065	474.883	2726	399.490	50.970	0.000
4	实词	52293	6108.995	41853	6133.476	0.948	0.330
5	标点符号	14604	1004.491	16361	1345.997	752.613	0.000
6	高频词前十位	11819	1380.724	10570	1549.013	86.337	0.000
		傅译		徐译		差异显著性检验	
序号	语言特征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t 值	p 值
7	平均词长	1.525	0.057	1.540	0.070	-1.184	0.239
8	平均句长	16.875	4.360	13.775	3.381	4.279	0.000
9	平均段长	4.291	2.489	4.200	2.456	0.198	0.843

两译本在除实词、平均词长和平均段长外的特征上都有显著差异。傅译在平均句长、结构助词“的”、介词上的数值或频率显著高于徐译,徐译则使用更多的四字成语与标点符号。换言之,徐译的可读性高于傅译,因其结构容量更小、四字成语使用频率更高。尽管徐译使用更多实词,词汇密度更高,但两译本在此特征上的差异不大。

例②

原句: ...I cannot stomach the heartiness with which they slap me on the back or the emotion with which they hurl themselves on my bosom...

傅译:……对于他们拍我肩膀的那股亲热劲儿同闯进我怀抱时的那种感情,我实在受不了……

徐译:……他们拍拍我的肩膀,闯进我的怀抱,这种热情,实在让人受不了……

例②原句结构较为复杂、篇幅较长,译作汉语时需切分成若干句段以化繁为简,进而提升可读性。傅惟慈仅分作2个句段,主谓不变,放置于后,对原句中宾语

的处理则通过连续使用介词“对于”、连词“同”与结构助词“的”3个虚词,将之并作一个句段。其译句在较大程度上再现了原句风韵,但第一个句段结构容量过大,可读性受损。徐淳刚分作4个句段,把“heartiness”与“emotion”2个名词合并译作“热情”1个名词,将原句中本应修饰“热情”的后置定语通过标点符号切分。其译句虽隐化了原句中显化的语法逻辑,打破了原句结构框架,但完全符合汉语的“意合”式特征,读来通畅自然。

例③

原句: We walked to the Avenue de Clichy, and sat down at one of the tables on the pavement of a large cafe.

傅译: 我们步行到克里舍林荫路, 在一家大咖啡馆摆在人行道上的许多台子中拣了一张坐下。

徐译: 我们走到克里希林荫路, 在一家大咖啡馆露天的桌子中找了一张, 坐了下来。

例③中, 2位译者处理原句第二个句段都使用了“在……中”句式, 是典型的“介词—方位词”结构, 对结构容量较为敏感。(秦洪武等, 2017: 201)。徐译属意译, 方式主要是挖掘出原句中“on the pavement”隐藏的“露天”之义。其结构容量显然小于傅译, 可读性更佳。而傅译直译原句, 甚至译出“tables”一词复数中的“许多”之义与“tables on the pavement”中“on”所隐含的“(被)摆在”之义, 导致结构容量扩增, 可读性大打折扣。

4.2.3 维度3: 弱源语透射/强源语透射

维度3语言特征差异检验情况如下(见表5)。

表5 维度3语言特征差异检验

		傅译		徐译		卡方检验	
序号	语言特征	频次	标准频次 (每万词)	频次	标准频次 (每万词)	卡方值	p值
1	量词	2474	289.019	1613	236.382	40.475	0.000
2	数词	3363	392.874	2043	299.398	97.573	0.000
3	实词	52293	6108.995	41853	6133.476	0.948	0.330
4	高频词前十位	11819	1380.724	10570	1549.013	86.337	0.000
		傅译		徐译		独立样本t检验	
序号	语言特征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t值	p值
5	平均句段长	7.510	0.764	5.084	0.351	21.961	0.000

表 5 显示,傅译的量词与数词使用频率皆显著高于徐译,这说明维度 3 的风格差异在于傅译受源语透射影响更甚,徐译更弱。以“一+量词”结构及其代表“一个”为例,检索两译本中数词“一”和数量词“一个”的频率并检验差异性,结果显示,傅译中“一”的频率比徐译高 0.45%,“一个”比徐译高 0.15%,差异皆显著($p < 0.01$)。以下通过具体译例分析两译本在维度 3 上的风格差异。

例④

原句: Dirk Stroeve, telling the story, had such a look of blank astonishment on his round, foolish face that it was almost impossible not to laugh.

傅译: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戴尔克·施特略夫的一张傻里傻气的胖脸蛋上流露着那么一种惊诧莫解的神情,不由得你看了不发笑。

徐译:讲这件事时,德克·斯特洛夫那张又胖又蠢的脸上显出惊讶不已的神情,你不发笑才怪。

例⑤

原句: The absurdity that clung to everything connected with Dirk Stroeve gave it a curious note, like an unresolved discord, but made it somehow more modern, more human; like a rough joke thrown into a serious scene, it heightened the poignancy which all beauty has.

傅译:戴尔克·施特略夫的一言一行必然会表现出的荒诞滑稽都给予这首牧歌添上一个奇怪的调子,好像一个无法调整的不谐和音,但是这反而使这首乐曲更加现代化,更富于人情味,像是在严肃的场景中插入一个粗俗的打诨,更加激化了美所具备的犀利的性质。

徐译:而德克·斯特洛夫在每件事情上的荒诞不经,给这首牧歌增添了一种奇怪的音符,如同未经调整的不和谐音,但这反而使之更现代、更人性,像庄重场合的粗俗笑话,加剧了美的辛辣的品质。

上述 2 例直观呈现了两译本受源语透射影响的程度差异。傅惟慈将例④英文原句中“a look”的不定冠词“a”与“face”体现的单数含义都直接以“一+量词”结构译出,分别为“一张”与“一种”。在例⑤中则是将原句中除最后一个“a”外的不定冠词都以“一+量词”结构译出,受源语影响较强。与之相反,徐淳刚在例④中仅用量词、略去数词,更符合汉语的既有传统。例⑤的译法则是尽量不以“一+量词”结构翻译不定冠词,受源语影响较弱。

4.2.4 维度 4:规范化

维度 4 语言特征差异检验情况如下(见表 6)。

表 6 维度 4 语言特征差异检验

序号	语言特征	傅译		徐译		卡方检验	
		频次	标准频次 (每万词)	频次	标准频次 (每万词)	卡方值	显著性
1	“让”字句	120	14.019	451	66.093	227.028	0.000
2	“被”字句	120	14.019	118	17.293	2.427	0.119
3	“把”字句	500	58.411	237	34.732	44.158	0.000

傅译使用更多“把”字句,徐译使用更多“让”字句,二者差异均显著。维度 4 本应反映两译本相似之处,为何它们在这 2 个特征上出现了差异?原因在于 2 个句式皆属致使句范畴,以下具体阐明。“把”字句大多表示处置义,仅部分能表示致使义。(宛新政,2004:86)据此,统计出表处置性“把”字句与致使性“把”字句的频率,发现傅译中的“把”字句一半之多(50.60%)都表致使义,与常态不符,说明傅惟慈对致使性“把”字句的超用是风格使然。徐译与之相反,处置性“把”字句占 59.49%,远高于致使性“把”字句(40.51%),符合常态。与“把”字句不同,“让”字句是典型的致使句式,“包括在广义‘使’字句中”,表致使义。(宛新政,2004:51)两译本在“让”字句上的差异远大于“把”字句,说明徐译在致使句式方面的风格是对“让”字句的超用。综观之,维度 4 上两译本的差异极小,表示尽管它们在致使句式方面虽有风格上的偏好,但致使句式的总体使用频率大概率并无显著差异。为证实这一推测,统计出两译本所有致使句式(包括“使”字句、“让”字句、致使性“把”字句、“令”字句和“叫”字句)的总频次,得出傅译中的频次为 759,占比 0.89%,徐译为 609,占比 0.89%,确实并无差异(卡方值 0.009,显著性 0.926)。换言之,两译本虽在具体致使句式的选择上各有风格偏好,但都遵守致使句式的使用规范,总体致使句式使用频率并无明显差异。这是维度 4 展现的相似点之一。

例⑥

原句:For the most part,they keep their various activities in various compartments,and they can pursue one to the temporary exclusion of the other.

傅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把自己的不同活动分别安排在不同的间隔里,在进行一种活动时,可以暂时把另一种完全排除。

徐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诸事并行,都不耽搁,但也专心致志,要追求这个,就得先放下那个。

例⑦

原句: His wife's tidiness was one of the traits which had so much pleased him; his own upbringing had given him a tender sympathy for the delight in orderliness...

傅译: 勃朗什习性整洁, 施特略夫非常喜欢她这一点。他小时候的教养使他对别人爱好整洁的习惯极富同感……

徐译: 他的妻子向来整洁, 这一点让他非常满意; 他自己的家教让他对整洁的习惯打心里认同……

例⑥与例⑦生动彰显出傅惟慈对致使性“把”字句与徐淳刚对“让”字句的偏爱。傅惟慈在例⑥中连用2个致使性“把”字句, 徐译并未使用, 二者对比鲜明。例⑦中傅惟慈仅用1个致使句式, 而徐淳刚则连用2个“让”字句, 偏好一目了然。

在“被”字句使用方面, 两译本无显著差异, 究其根本, “被”字句作为英语被动式在汉语中的对应项, 自然而然获得了译者青睐, 成为英语被动式在汉语中约定俗成的规范性译法。随着“被”字句受翻译影响愈深, 其“语义制约消解, 语法功能越来越强”(郭鸿杰等, 2019: 89), 自身的规范性也得到进一步巩固、强化。综上, 两译本在“被”字句使用上都遵循这一规范, 这是维度4体现的相似点之二。

5. 两译本风格异同动因讨论

5.1 译者身份显明的强弱

译者身份是影响译者翻译行为的重要因素, 不同身份对译作风格的介入影响有异。(许多, 2018: 86)对傅译与徐译而言, 傅惟慈的译者身份对译作风格的影响相对较弱, 徐淳刚的身份影响更为显著。

1981年傅译首次出版时, 傅惟慈已年过五旬、即将踏入花甲之年。作为资深翻译家, 他经验丰富、资历深厚。面对首次将 *Moon* 译介至中国这一重担, 翻译过程中是趋向归化还是趋向异化是傅惟慈面临的关键性选择, 其主要目的必然是有效地向中国读者介绍这部英文小说。低可读性与强源语透射是傅译的两大风格特点, 这是傅译具有异化风格、忠实于原作风韵的客观佐证。由于当时 *Moon* 在中国并非人人知晓, 其风貌若用归化译之, 便将无力在目标读者群中发挥译介中“介”的作用, 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让读者无法意识到原作风格存在。唯有异化能将原作之韵在较大程度上传递给目标读者。傅惟慈的资深翻译家身份规束他须忠实于原作风格, 将个人的译者风格隐匿于原作风格之后, 如此才符合译者伦理, 方能完成这一译介使命。

徐译具备弱源语透射的风格特点,这是徐淳刚挣脱原作风格桎梏的直接证明。挣脱后以何风格译之?徐淳刚选择了诗化风格,颇具特殊性与创新性,这与徐淳刚双重身份中的诗人身份密不可分。徐译于2017年首次出版时,*Moon*早已在中国享有盛誉,徐淳刚未有傅惟慈初译之时的使命重担,翻译过程中有较大的创作空间。因此,徐淳刚充分调动译者主体性、挖掘双重身份赋予的独特性,把个人作为诗人秉持的诗歌风格融入翻译,弱化原作风格,使个人译者风格占据主导地位。

5.2 社会文化语境的罅隙

译本风格特征必然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不同社会文化语境间的时代罅隙是造成译本间风格差异的首要客观因素。(Toury, 2012: 19)傅译与徐译的首次出版年份跨越了三十六载,二者的风格差异与20世纪80年代和21世纪初的社会文化差异关联紧密。研究发现,两译本的风格差异可体现于可读性与源语透射2个维度。傅译的低可读性与强源语透射反映出异化风格,徐译的高可读性与弱源语透射则是归化风格的明证,这由傅惟慈重充分性和徐淳刚重可接受性的历史必然所决定。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外国文学译介受到极大重视,翻译文学在1981年正处于中国文学系统的中心,傅译趋向充分性便不难理解。21世纪初,中国对外开放程度今非昔比,诸多英文名著在中国家喻户晓,重心从外国文学译介转向中国文学外译,与此同时,提升汉语母语地位的号召与举措也并行齐发,在此背景下,翻译文学移动至中国文学系统边缘位置,徐译自然趋向可接受性。综合译者身份因素考量,徐译显著的诗化风格实则正好迎合了21世纪初翻译要具备可接受特征的时代诉求。译者身份与社会文化语境2个因素叠加,共同塑造了徐译之归化风格。

5.3 英汉翻译操作规范的制约

翻译受规范制约,一般来说,在操作规范层面,核心原则为:从源语译出时需准确传达源文信息,译入目标语时需遵循目标语规范。(Toury, 2012: 61)研究结果表明,傅译与徐译在规范化维度具有相似之处,动因有二。其一,两译本都为同一原文的代表性译作,源文信息皆通过不同方式得到理想传达。其二,两译本在“被”字句与致使句式上皆遵循相关规范,未出现超用或少用的情况。

6. 结语

本研究采用语料库驱动的多维分析模式,探究*Moon*傅译本和徐译本的风格异同。研究发现,二者在“诗化/非诗化”“高可读性/低可读性”“弱源语透射/强源语透射”3个风格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规范化”维度上却相似。差异维度与

两译本的译者身份和社会文化语境直接相关,而相似维度与操作规范关联紧密。研究证明,多维分析模式能有效应用于汉译本风格对比研究,既能把握译本的整体风貌,又能精准定位导致译本间风格异同的主要语言特征。此方法对汉译本风格对比分析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未来研究若能纳入更多语言特征、设计针对汉语文本的多维分析工具、构建面向汉译本风格的系统化多维分析模式,将为汉译本风格、语域等领域的突破性研究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 郭鸿杰,周芹芹,2019. 基于英汉科普平行语料库的翻译汉语“被”字句语义韵特征研究[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83-90.
- 高周权,2021. 论分行与现代诗歌节奏之关系[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7-105.
- 黄立波,2018. 语料库译者风格研究反思 [J]. 外语教学(1):77-81.
- 黄立波,2021. 语料库翻译学理论研究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贺阳,2008. 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 [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胡显耀,2010.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翻译语体特征多维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6):451-458,481.
- 李笔豪,黄胤吉,王海,2022. 基于语料库的《月亮与六便士》四译本译者风格历时考察研究[J]. 外国语言与文化(4):109-119.
- 庞双子,2020. 翻译文本的语体特征——多维度语料库考察[J]. 上海翻译(6):29-34.
- 秦洪武,2010. 英译汉翻译语言的结构容量:基于多译本语料库的研究[J]. 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4):73-80.
- 秦洪武,夏云,2017. 基于历时语料的翻译与现代汉语互动研究 [M].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宛新政,2004. 现代汉语致使句研究[D]. 上海:复旦大学.
- 王泽龙,倪贝贝,2016. 现代汉语人称代词与中国现代诗歌 [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80-88.
- 许多,2018. 译者身份对翻译过程的影响——以罗慕士译本中的曹操形象为例[J]. 外语教学(6):85-89.
- 赵朝永,2020a. 译者风格对比描写的多维分析途径[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3):67-73,84.
- 赵朝永,2020b. 基于语料库的《金瓶梅》英文全译本语域变异多维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2):283-295,321.
- 张继东,杜若凡,2022. 《印度:受伤的文明》两译本风格的多维对比分析[J]. 解放

- 军外国语学院学报(6):107-115,156.
- 赵秋荣,2014. 翻译与现代汉语中数量词的使用:基于历时语料库的分析[J]. 外文研究(4): 95-101,108.
- 赵秋荣,王克非,2020. 从定语长度扩增看翻译与现代汉语白话文的发展:以“一个+修饰语+的+名词”的定语结构为例[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1):74-79,98.
- BIBER D,1988. *Variation across speech and writing*[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HOU I,KANGLONG L,2024. Style in speech and narration of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Hongloumeng*: a corpus-based multidimensional study [J]. *Target*,36(1):76-111.
- HASTINGS S,2012. *The secret lives of Somerset Maugham* [M]. New York: Arcade.
- LIEBMAN S W,1995. Fiction as fantasy: the unreliable narrator in *The Moon and Sixpence*[J]. *English Literature in Transition,1880-1920*,38(3):329-343.
- TEICH E,2003. *Cross-linguistic variation in system and text:a methodology for the investigation of translations and comparable texts* [M].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 TOURY G,2012. *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 - and beyond*(revised edition)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ZOU B, BINHUA W, 2021. A corpus-driven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interpreted discourses in political settings[C]//*Empirical studies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the post-structuralist approach* (pp. 156-178). London: Routledge.

**A Corpus-Driven Multi-Dimensional Stylistic Comparison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A Case Study of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Moon and Sixpence***

LI Bihao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s a corpus-driven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to compare and explore the stylistic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Moon and Sixpence* by Fu Weici and Xu Chungang. The findings reveal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ranslations across three stylistic dimensions: “poetic/non-poetic,” “high readability/low readability,” and “weak source language shining-through /strong source language shining-through,” while

they exhibit similarity in the “standardization” dimension. The distinctive or convergent features of each dimension include personal pronouns and sentence segment length in Dimension 1, structural auxiliary “De” (的) and prepositions in Dimension 2, quantifiers and numerals in Dimension 3, as well as “Bei” (被) construction and causative construction in Dimension 4.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translation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translator’s identity and social-cultural context, while the similariti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operational translation norms. The present study demonstrates that the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model can be effectively applied to the stylistic comparison of Chinese translations.

Keywords: styl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The Moon and Sixpence*; corpus-driven

作者简介:

李笔豪,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科学研究院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话语研究和语料库翻译研究。